

★

特稿

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

——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之际

■王 雷

引言

92年来,人民军队在武装斗争中诞生、在浴血奋战中成长、在强敌重压下百炼成钢。从“黄洋界上炮声隆”到“四渡赤水出奇兵”,从平型关大捷到千里跃进大别山,从血战长津湖歼灭美军一个团到三军协同攻占一江山岛……我军始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,以相对落后的技术装备和匮乏的物质保障迎接强大的对手,却能从小到大、由弱到强,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,用胜利改变历史的进程,创造出以劣势力量战胜优势力量的战争奇迹,成长为世界军事舞台上的强军劲旅。在人类社会快速步入智能化时代、战争形态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,回望人民军队的战斗历程,有助于我们洞悉这支军队在战火中锻造的独有特质、解析打赢未来战争的制胜密码。

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根本

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的命脉所在,是我军自诞生以来毫不动摇始终坚持的原则和制度正式定型,红军正是在这个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上坚定不移,才能够历经艰险而不溃散。1928年7月,改编后的红三营在夜行军中遭遇袭击,部队被打散,负责收容工作的罗荣桓焦急万分,待天明后清查人数才发现,只丢了一个担架兵。9月26日,部队返回井冈山,罗荣桓发现当初失散的那位担架兵早已返回。他感慨万千:这次远征,行程数百里,打了十几仗,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,成为拖不垮、打不烂的红色铁军,都是“三湾改编”改出的好气象。

危急时刻,人民军队始终是党的钢铁长城。五昼夜湘江血战,是红军自创建以来受损最重、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。激战中各师各团的建制被打乱,战士跟着干部冲,群众跟着党员走,与敌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,杀出一条血路。红34师作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,在掩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顺利过江后,遭敌重兵包围,被阻于湘江以东。师长陈树湘以下六千闽西子弟战死沙场。战斗如此残酷、牺牲如此巨大,而红军没有被压垮击溃,凭的就是“保护党中央”这个铁的意思。

跟着党就是方向,跟着党就是胜

利。长征途中,每天天上几十架飞机盘旋轰炸,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。各路红军历经百余次大小战役战斗,击溃歼灭敌军数百个团,人数由出征时的30万骤减为4万余,却最终能够实现战略大转移,创造出人类战争史的奇迹,其根本原因在于,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。毛泽东深刻指出:“谁使长征胜利的呢?是共产党。没有共产党,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。”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,才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始终听党话、跟党走,在九死一生的历程里愈挫愈勇,在血色征途中越战越强,成为永不变色的百胜雄师。

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是我军战无不胜的关键

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,是流血的政治,是国家与国家间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、文化、科技等因素的综合较量,从宏观上全局上把握战争的发展趋势,抓住军事活动的主要矛盾,才能做出正确的战略指导。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巩固国防的历程中,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历史的关键时期,每每做出高瞻远瞩的正确战略决策,在政治的高度上为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指明了胜利的方向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“亡国论”“速胜论”一时甚嚣尘上。在延安的窑洞里,毛泽东奋笔疾书,写出了著名的《论持久战》。在这部著作中,毛泽东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趋势和前途,对造成这种局面的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,指出在敌强我弱国,敌小国我大国,敌退步我进步,敌寡助我多助的情况下,中国抗战必定要经历战略防御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,在理论上清晰阐述了“最后胜

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”的科学论断。

在持久胜敌的战略指引下,人民军队深入敌后,在敌人的薄弱地带开辟建立广阔的根据地,作为持久抗战的战略堡垒和依托。坚持“基本的游击战,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”的作战方针,通过游击战、运动战、阵地攻坚战的巧妙运用,将一场大规模战役细化为一系列小规模作战行动。正如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指出的:“不要以为少打大仗,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,降低了资格,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,但是‘路遥知马力,事久见人心’。”抗战胜利之时,我军先后开辟出华北、华中、华南、东北四大敌后战场,总计作战12万余次,歼灭日、伪军171万余人,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,解放人口总计约1亿,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。

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我军战无不胜的关键。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表明,兵力弱、装备劣的我军不仅英勇抗击了兵力强、装备优的敌军,而且在战争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,逐步转变了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对比,最终赢得了胜利。

坚持和实行人民战争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法宝

军队打胜仗,人民是靠山。人民群众是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强后盾,是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。历史证明,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,都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。

朱德向史沫特莱讲述人民军队的战术时说:“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看到的日本军事战术,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,前有前卫,旁有侧翼。除了这些,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。可是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,进入他们的后卫和侧翼,把他们切成几片。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秘密,任何人都可以学会,军阀们后来也想用来对付我们。他们却失败了,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战斗地区的地形,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。人们都痛恨国民党军人,暗地里侦察他们的行动,伏击他们的小股部队和散兵,并且俘虏他们的运输队。这种情况后来发展到敌军只要看到远处有一个赤脚农民望着他们,就不敢向前移动。”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,是千千万真心实

意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,所以毛泽东说:“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,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,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”

解放战争期间,110万农民群众加入人民军队。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,支前群众达到886万人,大小车辆141万辆,担架36万余副。黑山阻击战,400多民工牺牲在战场上;临汾战役,10万副门板送到战场,一时间临汾百姓“夜不闭户”;渡江战役,第三野战军短短一个月时间筹集1428艘大小渡船,苏北19000余名船工奋勇支前,人人“争做渡江第一船”。历史一再证明,我军之所以从胜利走向胜利,就在于有人民这个靠山,就在于人民战争这三个重要法宝,依靠人民则一切困难都能克服,任何强敌都能战胜。

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我军战无不胜的精髓

我军历来强调灵活机动、自主作战,从游击战、运动战到阵地战、攻坚战,从“敌进我退”到“把敌人挤出去”,从“让开大路,占领两厢”到“千里跃进大别山”,我军始终秉承“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”的战略战术,并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,因时而变、顺势而为,在动态中寻求胜机、创造胜势、谋求胜利。

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,中央军委曾计划先防御再反攻,随后根据战场实际和美军分兵冒进的情况,果断改变原定计划,实行运动战,发挥我军擅长近战、夜战的特长,以夜间攻击、迂回穿插的战法,连续发起五次进攻战役,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汉城。当初那个扬言中国军队参战就将遭受史上最大屠杀的麦克阿瑟,在短短一个多月后却惊呼,中国军队有可能把在朝美军歼灭。其后,面对美军技术装备的绝对优势,我军在深刻总结前五次战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,辩证考察敌我优劣,提出持久作战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,实行了由运动战向阵地战的转变,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。

在与强敌对峙期间,志愿军以坑道防御体系为守,以“零敲牛皮糖”的战法为攻,积小胜为大胜,最终迫使世界头号强国妥协停战。美军畏惧的不是中国军队的武器,而是“不按规矩出牌”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。

“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。”毛泽东特

别强调,共产党打仗,没有什么老样。纵观人民军队的战争史,不畏强敌、以我为主,总是能够在强敌之弱、我方之长上找出胜利之光,在全局的劣势中形成局部的优势,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,相机夺取最终胜利。

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是我军战无不胜的基础

战争年代,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,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我军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。人民军队正是凭着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,凭着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的战斗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,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以少胜多、以劣胜优的战争史诗。

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,是在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中培育出来的。我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,就是发扬勇敢战斗、不怕牺牲、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。济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,一举歼灭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,彻底粉碎国民党的“点线防御计划”,就此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。在济南战役中,我军官兵发扬一往无前、不怕牺牲、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,在8天8夜的连续战斗中,没有一刻停止进攻的脚步。特别是在最后一天进城进攻作战时,部队已连续战斗七昼夜,官兵极度疲惫,生理和心理都已达到极限,就连守城敌军也断定,我军至少需要休整3到4天才能发起总攻。为了不給敌人巩固城防的时间,在“前进!前进!再前进!”的战斗口号中,全体指战员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不怕疲劳、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发起总攻,前仆后继、勇猛向前,大军所至有如排山倒海,使敌毫无喘息之机。济南战役胜利的关键在于我军官兵的顽强意志和战斗作风,在敌我双方都极度疲惫的最后时刻,谁的意志更坚定、作风更顽强,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。

人民军队的战争实践反复证明,我军之所以能够英勇善战、以劣势装备战胜了国内外拥有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,靠的是政治建军的特有优势,靠的是战略指导的高瞻远瞩,靠的是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,靠的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,靠的是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。

(作者单位: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)

●在智能化战争的潮流和趋势中显现“逆智能化”作战的“插曲”,我们不能简单视之为倒退而一味排斥

所谓“逆智能化”作战,就是采取与智能化战争不合拍或相悖的作战理念的作战。智能化战争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,以数据链、作战云为支撑,具有平台体系化、指挥实时化、行动自主化、战场无人化等特征。“逆智能化”作战则表现得传统、简单甚至“粗暴”,比如武器系统信息化、智能化程度低,作战指挥、军事行动以及情报信息的获取传递主要依靠人力和传统手段,作战理念和方法相对传统和单一。

在智能化战争的潮流和趋势中显现“逆智能化”作战的“插曲”,我们不能简单视之为倒退而一味排斥。其实,从战争形态演进具有非线性、叠加性的规律来看,高级形态战争与低级形态战争之间不是简单割裂和异质相斥的,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老树新枝共生共荣、相得益彰的关系。比如美军在阿富汗战场,曾出现毛驴与坦克并驾齐驱的奇观;冷兵器时代最活跃的刀剑,也一直以匕首和刺刀的形式出现在现代战场上。

应对“逆智能化”作战,既是未来战场的客观要求,也应成为我们做好战争准备的主动选择。客观上,智能化作战体系、武器装备存有短板弱项,智能化作战理念和能力发展具有不均衡性,面对未来作战对象、作战领域、作战地域、作战任务等的多样性、复杂性,难以全面、全时覆盖。在面對信息化、智能化程度低的特定作战对手时,在深入敌后、需要绝对隐蔽的特种作战中,在山地、沙漠、深海等特殊作战环境中,在陷入电力不通、网络难联、系统瘫痪的特殊困难条件下,智能化都可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,而“逆智能化”的常规武器、传统战法则显得对路有效。主观上,在智能化战争中,具有“逆智能化”特征的武器装备和战法打法,不仅因其简单而变得可靠,而且经常能够起到以常为变、翻陈出新的效果。针对未来作战经验丰富、智能化水平高的强敌,我们要坚持“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”,有意识地在特定环境、特定战场进行“逆智能化”的非对称作战。

从现实来看,“逆智能化”作战有时是追赶不上智能化战争的无奈之举,有时是智能化战争受限、受困条件下被动选择。但不管怎么样,我们都应因势利导、因地制宜,把握军事变革规律及军事辩证法精髓,使“逆智能化”作战与智能化作战一样,成为智能化战争中的作战方式和制胜模式。

“逆智能化”作战因其逆常理、悖常规而容易成为备战打仗的盲区、死角,因而更应引起重视、妥善应对。首先,牢牢把握未来战争的变化与无常。无论在技术的推动下战争演进到什么形态,人始终是战争制胜中最活跃的因素。智能化战争中的“逆智能化”作战,本质上还是因敌、因地、因时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其次,深刻洞悉智能化战争的优势与短板。智能化武器系统和平台因其智能互联而威力成几何级数增长,但越是高精尖的东西越是具有脆弱性,“逆智能化”作战正是围绕智能化战争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进行的用与藏、攻与防。再次,统筹兼顾我军传统的继承与创新。我军历史上屡屡以劣胜优,以弱胜强,由此总结出来的军事理论、战略战术、战斗精神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在拥抱智能化战争的同时,那些久经考验的老传统、老战法决不能丢弃,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使其绽放新的光彩。

切莫只是“追尾巴”

■叶俊晷浩

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,国防科技发展决不能满足于“追尾巴”“照镜子”。这里的“追尾巴”,就是人家搞什么武器,我们也搞什么武器;“照镜子”,是别人有什么武器,我们就搞个东西来对付。不可否认,国防科技人才匮乏、基础薄弱之时,“追尾巴”“照镜子”是不不得已之举。但在创新潜力不断厚实、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后,还固守这种思维,就可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

当前,我军在某些领域依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。在追赶的过程中,可以拜别人为师,但应当努力做到“师其意,而不泥其迹;注其神,而不摹其表”。如果别人发明一套系统,自己就跟着模仿;别人研发一款产品,自己就跟着“画瓢”;别人搞一个概念,自己就跟着出“山寨版”,诸如此类,充其量只能算是拿着别人的底片再冲洗一张照片。用别人过时的东西武装自己,一旦上了战场,很可能付出血的代价。

只有把自主创新作为永恒动力,才能把部队战斗力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应下大力气抓理论创新,发展能够改变战争“游戏规则”的新战法,加快形成具有时代性、引领性、独特性的军事理论体系;下大力气抓科技创新,选准主攻方向和突破口,加紧在信息技术、生物技术、新能源技术、新材料技术等一些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;下大力气抓实践创新,尊重官兵主体地位,发挥官兵首创精神,大力弘扬创新文化,激励广大官兵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。

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有哪些不同

■袁 艺 高冬明 曹士信

观点争鸣



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前,有一种观点认为,数字化、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信息化的三个阶段,智能化是信息化的组成部分。然而,从目前的情况和发展趋势看,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智能化已经在影响广度、深度和速度上有了质的飞跃,完全可以脱离信息化“自立门户”,成为独立于信息化以外的单独一“化”。具体分析,机械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的根本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依托物质基础不同。机械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条件下分别产生的,各自依托的是工业时代、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的不同物质基础。机械化依托的物质基础主要是动力设备、石化能源等物理实体及相关技术,信息化依托的物质基础主要是计算机和网络硬件设备及其运行软件。智能化的重要前提是信息化,依托的物质基础主要是高度信息化以

后提供的海量数据资源、并行计算能力和人工智能算法。

战斗力生成模式不同。机械化主要通过增强武器的机动力、火力和防护力提升单件武器的战斗力,以武器代际更新和扩大数量规模的方式提升整体战斗力。信息化主要是通过构建信息化作战体系,以信息流驱动物质流和能量流,实现信息赋能、网络聚合、体系增能,以软件版本升级和系统涌现的方式提升整体战斗力。智能化则是在高度信息化的基础上,通过人工智能赋予作战体系“学习”和“思考”能力,以快速迭代进化的方式提升整体战斗力。

建设发展目标不同。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,机械化的对象主要是陆军,其目标主要是提升陆军的机动力、火力和防护力,使陆军跑起来飞起来。机械化的最终目标,是使各军兵种武器装备的火力更猛、速度更快、射程更远、防护更强,各项机械性能指标达到最优。信息化的最终目标,则是使人或武器装备在恰当的时间、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方式获得和运用恰当的信息,信息获取、传输、处理、共享、

安全等各项性能指标达到最优,实现战场透明化、指挥高效化、打击精确化、保障集约化。智能化的追求目标,是不断提升从单件武器装备、指挥信息系统,直至整个作战体系的“智商”,并同步提升其可靠性、鲁棒性、可控性、可解释性等相关性性能指标。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还无法准确估量,发展潜力非常巨大,目前还看不到其发展极限或者说“天花板”,因而也难以设想智能化的最终目标。

体系固有弱点不同。由于运行机理不同,机械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作战体系有着各不相同的固有弱点。机械化作战体系的固有弱点,是其高度依赖以石化燃料及其衍生品为主的作战能源,一旦截断机械化军队的后勤保障线,就等于截断了它的生命线。信息化作战体系的固有弱点,是其高度依赖信息网络,存在着随时被网络攻击破坏并导致整个作战体系瘫痪的危险。智能化作战体系的固有弱点,是其高度依赖难以被完全“信任”的人工智能系统,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发展的高级阶段后,智能化武器装备的运转和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的决策,有

可能偏离设计者的预期目的,甚至可能造成整个作战体系的失控。

对应战争形态不同。每一“化”发展相应成熟后,将催生相应的战争形态。机械化和信息化分别催生了机械化战争和信息化战争形态,智能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将催生智能化战争形态。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两种形态的区别,前人已经做了深刻阐述。就信息化战争与智能化战争而言,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极大差异。例如,在夺取战场控制权上,向夺取制信息权和信息优势为主,向夺取制认知权和智能优势为主转变;在对抗重心上,由注重物理域、信息域对抗向更加注重认知域对抗转变;在作战力量上,智能化军队比信息化军队的人机比例,即有人系统与无人系统的数量规模之比要小得多;在作战指挥上,人工智能深度渗透作战指挥各环节全过程,智能化作战指挥比信息化作战指挥在OODA循环速度上进一步提升;在作战保障上,智能化作战保障比信息化作战保障更加强调数据保障、算法保障等“软保障”的地位作用。